

金上甄貞氏索漢孝章武卯朔庚

卷之四

全三國文卷三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三十七

桓範

範字元則沛國人建安末入丞相府文帝卽王位爲羽林左監明帝時歷中領軍尙書遷征虜將軍東中郎將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免尋爲兗州刺史轉冀州牧不赴正始中拜大司農坐曹爽誅有世要論十二卷集二卷

兗州刺史謝表

喜于復見選擢慙于不堪所職悲于戀慕闕廷三者交集不知所

裁

御覽二百五十五引桓氏家傳

薦管寧表

臣聞殷湯聘伊尹于畎畝之中周文進呂尙于渭水之濱竊見東

莞管寧束修著行少有令稱州閭之名亞故太尉華歆遭亂浮海
遠客遼東于混濁之中履潔清之節篤行足已厲俗清風足已矯
世已簞食瓢飲過于顏子漏室蔽衣踰于原憲臣聞唐堯寵許由
虞舜禮支父夏禹優伯成文王養夷齊及漢祖高四皓之名屈命
于商洛之野史籍歎述已爲美談陛下紹五帝之鴻烈竝三王之
逸軌膺期受命光昭百代仍有優崇之禮于大夫管寧寵已上卿
之位榮已安車之稱斯之爲美當在魏典流之無窮明世之高士
也臣已爲既加其大不受其細可重之已玄纁聘之殊禮矣裁文類聚

三十
七

正使寧病不能乘養不麟羈栖鳳拂范戟之史

北堂書鈔三十三
案此條多誤字

無從
校正

薦徐宣

臣聞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時已策略爲先分定之後已忠

義爲首故晉文行舅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于周勃也古語云守文之代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竊見尙書徐宣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御覽作世俗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歷位州郡所在稱職今僕射缺宣墮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宜宣者魏志徐宣傳長短經任長御覽六百三十一

陳兵事

善行兵者因敵爲資故兵法從敵之意千里殺將如示其形開其利路潛設神策使若響之應聲此爲江中之魚御腐索必可禽北堂書鈔一百十三引桓範集

書鈔一百十三引桓範集

古人用兵者已長擊短然吳舍舟涉陸此爲棄長用短也

北堂書鈔一百

十三引桓範集

與管寧書

鑿坯而處養德顯仁堯舜在上許由在下箕山之志于是復顯嚴

平鄭真未足論比清聲遠播頑鄙慕仰思請見于蓬廬之側承訓
誨于道德之門厥塗無由託思晨風藝文類聚
三十七

世要論

謹案隋志法家世要論十二卷魏大司農桓範撰梁有二十卷
亡新唐志與隋同舊唐志作代要論十卷各書徵引或稱政要
論或稱桓範新書或稱桓範世論或稱桓公世論或稱桓子或
稱魏桓範或稱桓範論或稱桓範要集互證之知是一書宋時
不著錄羣書治要載有政要論十四篇據各書徵引補改闕謬
定爲一卷範字元則三國志附曹爽傳注

爲君難

或曰仲尼稱爲君難夫人君者處尊高之位執賞罰之柄用人之
才因人之力何爲不成何求不得功立則受其功治成則厚其福
故官人舜也治水禹也稼穡稷也理訟皋陶也堯無事焉而由之

聖治何爲君難邪曰此其所已爲難也夫日月光照于晝夜風雨
動潤于萬物陰陽代已生殺四時迭已成歲不見天事而猶貴之
者其所已運氣陶演協和施化皆天之爲也是已天萬物之覆君
萬物之燾也懷生之類有不浸潤于澤者天已爲負負首之民有
不濡濡于惠者君已爲恥是已在上者體人君之大德懷恤下之
小心闡化立教必已其道發言則通四海行政則動萬物慮之于
心思之于內布之于天下正身于廟堂之上而化應于千里之外
雖齟齬塞耳隱屏而居照幽達情燭于宇宙動作周旋無事不慮
服一絲則念女功之勞御一穀則恤農夫之勤決不聽之獄則懼
刑之不中進一士之爵則恐官之失賢賞毫釐之善必有所勸罰
纖芥之惡必有所沮使化若春風澤如時雨消涸汗之人移薄僞
之俗救衰世之弊反之于上古之樸至德加于天下惠厚施于百
姓故民仰之如天地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

此下
蓋有

節刪且佐治之臣歷世難遇庸人眾而賢才寡是故君人者不能皆

得稷契之幹伊呂之輔猶造父不能皆得騏驥之乘追風之四

駟也御蹏齧必煩轡銜統庸臣必勞智慮是已人君其所已濟輔

羣下均養大小審覈真偽攷察變態在于幽冥竊妙之中割毫折

芒纖微之間非天下之至精孰能盡于此哉故臣有立小忠已售

大不忠效小信已成大不信可不慮之已詐乎臣有貌厲而內荏

色取仁而行違可不慮之已虛乎臣有害同儕已專朝塞下情已

壅上可不慮之已嫉乎臣有進邪說已亂是因佞然已傷賢可不

慮之已讒本誤作奸依長乎臣有因賞已償償字依長恩因罰已

作本誤作佐依威可不慮之已奸乎臣有外顯相薦內陰相除除

依長短經改謀事託公而實挾長短經作挾私可不慮之已欺乎臣有

事左右已求進託重臣已自結可不慮之已偽乎臣有和同已取

諸苟合已求進本作薦依可不慮之已禍乎臣有悅主本作君依

長短經改

意曰求親悅主言曰取容可不慮之曰倏乎此九慮者所曰防惡

也臣有辭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順可不恕之曰直乎臣有樸駸而

辭訥外疏而內敏可不恕之曰質乎臣有犯難曰為上本誤作士

改離謗曰為國可不恕之曰忠乎臣有守正曰逆眾意執法而違

私志長短經作可不恕之曰公平臣有不曲長短經已曰求合不

耦世曰取名本作容依可不恕之曰貞乎臣有從側陋而進顯言

由卑賤而陳國事可不恕之曰難乎臣有孤特而執節介本誤作

短經立而見毀可不恕之曰勁乎此七恕者所曰進善也也字依

加改接下之理本有也字御臣之道豈徒七恕九慮而已哉羣書

臣不易

昔孔子言為臣不易或人曰為易言臣之事君供職奉命敕身恭
已忠順而已忠則獲寵安之福順則無危辱之憂曷為不易哉此
言似易論之甚難夫君臣之接曰愚奉智不易曰明事闇為難唯

已賢事聖已聖事賢爲可然賢聖相遭既稀又周公之于成王猶未能得斯誠不易也且父子已恩親君臣已義固恩有所爲虧況義能無所爲缺哉苟有虧缺亦何容易且夫事君者竭忠義之道盡忠義之節服勞辱之事當危之難句有脫誤疑作當危難之時肝腦塗地膏液潤草而不辭者疑當有誠欲二字已安上治民宣化成德使君爲一代之聖明已爲一世之良輔輔千乘則念過管晏佐天下則思醜稷禹豈爲七尺之軀寵一官之貴貪充家之祿榮華蹶之觀哉當有是字已忠臣之事主投命委身期已成功立事便國利民故不爲難易變節安危革行也然爲大臣者或仍舊德藉故勢或見拔擢重任其所已保寵成功承上安下則當遠威權之地避嫌疑之分知虧盈之數達止足之義動依典禮事念忠篤乃當匡上之行諫主之非獻可濟否匪躬之故剛亦不吐柔亦不苟所謂大臣已道事君也然當託于幽微當行于隱密使怨咎從己身而眾善自君發爲

小三十三
大六百四十八

羣寮之表式作萬官之儀範豈得偷樂容悅而已哉然或爲邪臣所譖幸臣所亂聽一疑而不見信事似然而不可釋忠計詭而爲

非善事變而爲惡罪結于天無所禱請激直言而無所訴

疑作激
直而言

無所
告訴

深者卽時伏劒賜死淺者已漸斥逐放棄蓋比于龍逢所已

見害于飛廉惡來孔子周公所已見毀于管蔡季孫也斯則大臣

所已不易也爲小臣者得任則治其職受事

當有
則字

脩其業思不出

其位慮不過其職竭力致誠忠信而已然或困辱而不均厭抑而

失所是已賢者或非其議豫非其事不著其陋不嫌其卑庶貫一

言而利一事然已至輕至微至疏至賤千萬乘之主約已禮義之

度匡已行事之非忤執政之臣暴其所短說合則裁自若不當則

離禍害或計不欲人知事不從人豫而已策謀適合陳義偶同

當有

在

上者或顯戮其身已神其計在下者或妬其人而奪其策蓋關

思見殺于鄭韓非受誅于秦龐涓則孫臏之足魏齊折應侯之脇

斯又孤宦小臣所已爲難也爲小臣者一當恪恭職司出內惟允造膝詭辭執心審密忠上愛主媚不求奧竈而已若爲有脫苟若

此患爲外人所彈邪臣所嫉已職近而言易身親而見信奉公俠私之吏求害之已見直懷姦抱邪之臣欲除之已示忠言有若是事有侶然雖父子之間猶不能明況臣之于君而得之乎故上官毀屈平爰盜譖鼂錯公孫排主父張湯陷嚴助夫數子者雖示純德亦親近之臣所已爲難也爲外臣者盡力致死其義一也不已遠而自外疏而自簡親涉其事而掌其任苟有可已興利除害安危定亂雖避本朝之議詭常法之道陳之于主行之于身志于忠上濟事憂公無私善否之間在己典主可也然患爲左右所輕重貴臣所壅制或逆而毀之使不得用或用而害之使不得成或成而譖之使不得其所吳起見毀于魏李牧見殺于趙樂毅被讒于燕章邯畏誅于秦斯又外臣所已爲危也此舉梗槩耳曲折纖妙

豈可得備論之哉

羣書治要

治要連屬上篇審觀之別
是一篇也篇名當是治本

夫治國之本有二刑也德也二者相須而行相待而成矣天曰陰

陽成歲人曰刑德成治故雖聖人爲政不能偏用也故任德多用

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杖刑多任德少者五霸也純

用刑強

初學記二十御覽六
百三十三無強字

而亡者秦也夫人君欲治者既達專

持刑德之柄矣位必使當其德祿必使當其功官必使當其能此

三者治亂之本也位當其德則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祿當其功

則有勞者勸無勞者慕

有脫文

未之有也凡國無常治亦無常亂欲

治者治不欲治者亂後之國士人民亦前之有也前之有亦後之

有也而禹獨曰安幽厲獨曰危斯不易天地異人民欲與不欲也

吳坂之馬庸夫統銜則爲弊乘伯樂執轡卽爲良驥非馬更異教

民亦然也故遇禹湯則爲良民遭桀紂則爲凶頑治使然也故善

治國者不尤斯民而罪諸己不責諸下而求諸身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由是言之長民治國之本在身故詹何曰未聞身治而國亂者也若詹者可謂知治本矣

羣書治要

政務

凡吏之于君民之于吏莫不聽其言而則其行故爲政之務務在正身身正于此而民應于彼詩云爾之敎矣民胥效矣是曰葉公問政孔子對曰子帥曰正孰敢不正又曰苟正其身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故君子爲政曰正己爲先敎禁爲次若君正于上則吏不敢邪于下吏正于下則民不敢僻于野國無傾君朝無邪吏野無僻民而政之不善者未之有也凡政之務務在節事事節于上則民有餘力于下下有餘力則無爭訟之有乎民

當有

民無爭訟則政無爲而治敎不言而行矣

羣書治要

節欲

夫人生而有情情發而爲欲物見于外情動于中物之感人也無窮而情之所欲也無極是物至而人化也人化也者滅天理矣夫欲至無極已尋難窮之物雖有聖賢之姿鮮不衰敗故脩身治國之要莫大于節欲傳曰欲不可縱歷觀有家有國其得之也莫不階于儉約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儉者節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節欲者安堯舜之居士階三等夏日衣葛冬日鹿裘禹卑宮室而菲飲食此數帝者非其情之不好乃節儉之至也故其所取民賦也薄而使民力也寡其育物也廣而興利也厚故家給人足國積饒而羣生遂已

已衍文

仁義興而四海安孔子曰已約失之者鮮

矣且夫閉情無欲者上也拂心消除者次之昔帝舜藏黃金于巖

巖之山抵珠玉于深川之底及儀狄獻旨酒而禹甘之于是疏遠

儀狄純

當作絕

上旨酒此能閉情于無欲者也楚文王悅婦人而廢

朝政好獠獵而忘歸于是放逐丹姬斷殺如黃及共王破陳而得

夏姬其豔國色王納之宮從巫臣之諫壞後垣而出之此能拂心
消除之也既不能閉情欲能抑除之斯可矣故舜禹之德巍巍稱
聖楚文用朝鄰國恭王終諡爲恭也

羣書治要

詳刑

夫刑辟之作所從來

來字依御覽六百三十六加

尚矣聖人曰治亂人曰亡是

曰古昔

本作故古今依御覽改

帝王莫不詳慎之者曰爲人命至重一死不

生一斷不屬故也夫堯舜之明猶惟刑之恤也是曰後聖制法設

三槐之吏肺石嘉石之訊然猶復三敕

本誤作判依御覽改

僉曰可殺然後

殺之罪

本作罰依御覽改

若有疑卽從其輕此蓋詳慎之至也故苟詳則

死者不恨生者不忿忿恨不作則災害不生災害不生太平之治

也是曰聖主用其刑也許而行之必欲民犯之者寡而畏之者眾

明刑至于無刑善殺至于無殺此之謂矣夫閭亂之主用刑彌繁

而犯之者益多而殺之者彌眾而慢之者尤甚者何由用之不詳

而行之不必也不詳則罪不值所罪不值則當死反生不必則令有所虧令有所虧則刑罰不齊矣失此二者雖日用五刑而民猶輕犯之故亂刑之刑刑已生刑惡殺之殺殺已致殺此之謂也

羣書

治要

兵要

太古之初民始有知則分爭分爭則羣羣則智者爲之君長君長立則兵興兵所從來久矣雖聖帝明王弗能廢也但用之有道耳故黃帝戰于阪泉堯伐驩兜舜征有苗夏禹殷湯周之文武皆用師克伐已取天下焉

御覽二百七十一

聖人之用兵也將已利物不己害物也將已救亡非已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耳然已戰者危事兵者凶器不欲人之好用之故制法遺後命將出師雖勝敵而反猶已喪禮處之明弗樂也故曰好戰者亡忘戰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夫兵之要在於修政